

I

巫师 · 古墓

地海传奇

[美] 厄休拉·勒奎恩◎著

二十世纪
美国青少年
幻想小说
的经典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· I ·

巫 师 古 墓

地海传奇

[美] 厄休拉·勒奎恩◎著
翻译◎马爱农 周 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(京) 新登字 002 号

01 - 2003 - 4456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- 2003 - 4524

Ursula K. Le Guin
A Wizard of Earthsea
The Tombs of Atuan

A *WIZARD OF EARTHSEA* by Ursula K. Le Guin
Copyright © 1968 by Ursula K. Le Guin
THE TOMBS OF ATUAN by Ursula K. Le Guin
Copyright © 1970, 1971 by Ursula K. Le Guin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irginia Kidd Agency, Inc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4
By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地海传奇. I / (美) 厄休拉·勒奎恩著; 马爱农,
周莉译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4. 1

ISBN 7-02-004407-7

I. 地… II. ①勒…②马…③周… III. 长篇小说-
作品集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06844 号

责任编辑: 苏福忠
责任校对: 郑南勳
责任印制: 周小滨

地海传奇 I

Di Hai Chuan Qi

[美] 厄休拉·勒奎恩 著
马爱农 周莉 等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4.5 插页 2
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8000

ISBN 7-02-004407-7/I·3346

定价 22.00 元

内 容 介 绍

地海是一个由浩瀚海洋与无数岛屿构成的世界，魔法是这个世界运行的法则与动力，精通法术的巫师握有改变世界的力量，但也必须谨慎维护万物之间的均衡。

《地海传奇I》包含两个故事。在《巫师》中，雀鹰是贡特岛一个出生贫寒的牧羊童，天生拥有强大的魔法潜质。他进魔法学校学习，有志成为超级巫师。但因年少气盛、滥用法术而酿成大祸，从此踏上漫长艰辛的旅程，与恶势力展开追逐和较量……在《古墓》中，少女泰娜被封为神域禁地的第一女祭司，身份崇高，却丧失自我与情感活力，直到有一天在地底迷宫看到一丝亮光，为她带来了生命的转机……



作者介绍

厄休拉·勒奎恩 (Ursula Le Guin, 1929-) 是美国文坛一位十分独特的女作家,她一手写奇幻和科幻,一手写纪实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游记、文学评论、童书和剧本,可谓样样精通。她在奇幻小说方面成就斐然,地位崇高,代表作《地海传奇》系列,包括《巫师》、《古墓》、《彼岸》、《特哈努》和《地海传说》,问世后举世瞩目,受到广泛肯定,名列经典,多年来一直深受各年龄层读者喜爱,凡探讨奇幻文学或青少年文学的论文或评论,必提及《地海传奇》的重大成就。她的科幻小说也深邃和耐人寻味,最有影响的是两部长篇巨著《黑暗的左手》和《一无所有》。勒奎恩曾获星云奖与雨果奖,其他奖项与荣誉更是不计其数。

目 录

巫 师	1
古 墓	135

巫 师

马爱农 译

献给我的兄弟
克利夫顿、泰德和卡尔

只在沉默中才有话语，
只在黑暗中才有光明，
只在死亡中才有生命：
鹰的翱翔
把寂寥的天空照亮。

——厄阿的诞生

大 咒 语

杰德压低声音，带有魔力的话从唇间喃喃吐出，然后他大声喊道……“厄法澜！”他把这个名字又喊了一遍。接着又喊了第三遍……

混沌一片的黑暗突然四分五裂。它迸裂开来，一道苍白的、纺锤形的光芒在他张开的双臂间闪耀。光芒的椭圆形截面中活动着一个人形：一个高个子女人……美丽而忧伤，充满恐惧。

这幽灵只在那里熠熠发光了一会儿。接着椭圆形的光芒突然增强……里面射出一道耀眼而可怕的强光……从那个裂口处爬出一个东西，像一团黑乎乎的阴影，无比丑陋，无比敏捷，直朝杰德面部扑来。

第一章 雾中的勇士

贡特岛是一座孤零零的小山，矗立在风暴肆虐的东北海上，山峰距海面有一英里。这是一个因巫师而出名的地方。在岛上高处山谷的城镇里，在黑暗而狭窄的海湾的港口里，都有许多贡特岛人作为巫师或魔术师侍奉诸神，或寻找奇遇，来到群岛诸神的城市，在整个地海漫无目的地游荡，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，一路变着魔法。在这些人中间，据说最伟大，对，肯定是最伟大的独行侠，是一个名叫雀鹰的男人，他在那个时代成了龙王和大男巫。他的生平在《杰德事迹》和许多歌谣中传颂，但我们这个故事讲的是他成名之前、那些歌谣创作之前的事情。

他出生在一个名叫十棵杨树的孤零零的小村庄里，这个村庄位于北坡谷的高高山顶上。村庄下面，山谷里一片又一片牧场和可耕地顺着山坡一层层向大海伸展下去，其他城镇就坐落在阿尔河的河湾处。村庄上面，只有森林顺着一道道山脊越攀越高，直达最高处的山石和积雪。

他孩提时代的名字叫敦尼，是他母亲起的。母亲给他的也只有他的生命和这个名字，她在儿子不满一岁时就去世了。敦尼的父亲是村里的青铜匠，一个神色严峻、沉默寡言的男人，敦尼的六个哥哥都比他大许多，早就一个个离开了家，或耕地，或航海，或在北坡谷的其他镇子里做匠人，因此，家里没有人温柔地照顾这个孩子。他完全成了个野孩子，像一棵蓬勃生长的野草，个子蹿得很高，动作敏捷，声音洪亮，性情骄傲，脾气暴躁。他和村里几个孩子一起在河边的草坡上放羊。后来他长得比较结实了，能够拉得动那长长的风箱把手了，父亲想尽办法，还动了拳头和鞭子，硬把他叫回来做青铜匠学徒。可再怎么强迫，敦尼也干不出多少活儿来。他总是跑得不见人影。在森林深处闲逛，在阿尔河的水塘里游泳——阿尔河和贡特岛的所有河流一样，水流湍急，冰冷刺骨，他还爬上陡峭的悬崖，到森林高处的山峰上，在那里可以看见大海。在那片辽阔的北部海域，过了佩雷加就再也没有任何岛屿了。

村子里住着他亡母的一个妹妹。他婴儿时期，这位姨妈做了需要她做的事情来照料他，但姨妈自己也有许多事情，一旦他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，姨妈

就不再关心他了。但有一天出了件怪事,当时那男孩七岁,对世界上存在的法术和魔术一无所知,也从没有人教给他什么。那天,他听见姨妈对一头山羊大声说着什么。这头羊跳到屋顶的茅草上不肯下来,可是姨妈对它念了一段押韵的小诗,它立刻就跳下来了。第二天,敦尼在高坡的草地上放牧长毛羊时,就把他听到的小诗大声念给羊们听,实际上他并不明白这首小诗的作用和意思,也不懂得诗里都是什么话:

诺思黑尔思马克曼

黑沃克沃默斯汉!

他大声念着这首短诗,羊就朝他跑过来了。它们一个不落地很快跑了过来,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,并且透过黄眼睛里狭窄而幽黑的小缝望着他。

敦尼开心得哈哈大笑,又把小诗大声念了一遍,这首小诗使他能够任意控制山羊。它们全部聚拢过来,挤挤挨挨地围在他周围。他突然心生恐惧,他害怕它们那粗粗的、起皱的犄角,害怕它们那古怪的眼睛,也害怕它们那诡谲的沉默。他想摆脱它们,独自跑开去。山羊也和他一起跑,始终把他团团围在中间,他们就这样一直顺着山坡冲进了村子。所有的山羊都紧密地围聚着,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绳索把它们紧紧拴在一起,而男孩被它们挤在中间,哭泣着,喊叫着。村里的人都从家里跑出来,骂羊,嘲笑男孩。男孩的姨妈从人群中走出来,她没有笑,却对山羊说了句什么,一下子,所有的羊都摆脱了魔咒,开始咩咩叫,开始吃草和闲逛了。

“你跟我来。”姨妈对男孩说。

她把男孩带进她独自居住的茅屋。平常她是不让任何孩子进来的,孩子们也害怕这个地方。茅屋低矮、阴暗,没有窗户,散发着悬晾在房梁上的草药的芳香,有薄荷,魔草,百里香,萋草,灯心草,进屋后,姨妈盘腿坐在火塘边,透过蓬乱纠结的黑发斜眼望着男孩,问他对那些羊说了什么,是否知道那首小诗是什么意思。她发现男孩什么也不知道,却能够用咒语镇住那些羊,使它们围到他身边,跟着他走,于是她看出男孩身上肯定具有成为一名大法师的素质。

男孩是她姐姐的孩子,她以前从不把他放在眼里,现在她不由地对他刮目相看了。她表扬了他,并对他说,她要教他一些他更喜欢的小诗,如可以使蜗牛从壳里探出脑袋来的咒语,或可以把老鹰从空中唤下来的经文。

“啊,快把那咒语教给我吧!”男孩说,已经完全从刚才山羊给他的惊吓中

缓过神来了，姨妈夸他聪明，他正乐得不知怎么是好呢。

女巫对他说，“如果我把咒语教给了你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给别的孩子。”

“我保证。”

她看到男孩这么热切而天真，不禁露出了笑容。“很好，但我还要约束你，不让你违背诺言。你的舌头会僵住，直到我愿意解除约束它才能活动，而且即使到那时候，你虽然能说话，但在有人能听见时还是不能说出我教你的那个咒语。我们必须守住我们这个行当的秘密。”

“好的。”男孩说，他本来就不想把秘密告诉他的玩伴们，他知道的事情他们不知道，他能做的事情他们做不到，这多么让他高兴啊。

他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姨妈把乱糟糟的头发扎在脑后，系好衣服腰带，再一次盘腿坐下，抓起一把把树叶扔进火塘，顿时，浓烟升起，黑乎乎的小茅屋里烟雾弥漫。姨妈开始唱歌，声音忽高忽低，变幻莫测，仿佛是另一个人的声音通过她在歌唱，就这样唱啊唱啊，最后男孩恍恍惚惚，不知道自己是梦是醒，而女巫那条从不叫唤的老黑狗一直坐在他旁边，眼睛被烟熏得红通通的。然后，女巫用敦尼不明白的语言对他说话，叫他跟着念一些小诗和咒语，直到魔法在他身上起了作用，使他浑身动弹不得。

“说话！”她说，为了试试咒语的效果。

男孩说不出话来，却哈哈笑了。

姨妈便有些害怕他的力量了，因为这个咒语是她能够想出的最厉害的咒语。她在男孩身上使用它，不仅为了管住他什么时候该说话，什么时候该闭嘴，同时还想把他控制住，使他在巫术行当里对她言听计从。没想到，他虽然被咒语镇住，却还能笑出声来。姨妈什么也没说。她往火里洒了一些清水，让烟雾散去，还给男孩也喝了一些水，最后，当空气又变得清爽，男孩又能说话时，她才把那个召唤老鹰的咒语教给了他。

这是敦尼注定要走的人生道路的第一步，这条路，是造就巫师的路，这条路，领着他走遍天涯海角寻找一个影子，最后来到死亡王国那暗无天日的海滩。但是在这条路上刚刚起步时，给人感觉这仿佛是一条阳光明媚的康庄大路。

他用咒语召唤老鹰，发现那些狂野不驯的老鹰纷纷从风中俯冲下来，拍打着翅膀，发出雷鸣般的响声，像王子的猎鹰一样落在他的手腕上。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更多这样的咒语，就找到姨妈，求她再教给他雀鹰的咒语、鱼鹰

的咒语、秃老雕的咒语。为了学到这些有魔力的咒语，他对女巫百依百顺，认真地学会了女巫教给他的所有东西，尽管有些东西听着让人不愉快，做起来也不太好玩。贡特岛上有一句老话，“女人的法术成不了气候”，还有一句老话，“女人的法术最歹毒”。十棵杨树村的这位女巫，倒不是个邪恶的巫婆，她从不摆弄高级巫术，也不去钻研古老法术。但是她作为无知村民中间的一位无知女人，经常用她的巫术去做一些愚蠢和可疑的事情。一位真正的巫师懂得什么是“平衡”和“模式”，并时时为之效力，因此只在真正需要时才会使用咒语，而她对这些是一无所知的。她不管什么场合都想念咒，一天到晚不停地编造新的咒语。其实她的巫术都是没用的垃圾、骗人的鬼话，她也根本分辨不出哪些魔咒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。她知道的咒语倒是不少，也许，她更擅长的是使人闹病，而不是给人把病治好。她像所有的村中女巫一样，也能调配一剂春药，她还制造了一些更不堪入目的药剂，去对付男人们的嫉妒和仇恨。不过，这样的事情，她是不让她的年轻学徒知道的，她尽着自己最大的能力，教给他的都是诚实无害的巫术。

起初，神奇的巫术带给他的喜悦是很孩子气的：他能够控制小鸟和野兽，还能了解它们的脾性。后来，这种喜悦一直伴随了他一生。别的孩子经常看见他在高处的牧场上，身边盘旋着一只猛禽，他们就管他叫“雀鹰”，他的后半辈子就一直使用这个名字，原来的真名倒没有人知道了。

女巫经常给他讲，作为一个巫师有多么风光，还能得到许多财富，能使其他人听从自己的摆布，于是，他下决心学习一些更加有用的巫术。他头脑敏捷，学得很快。女巫经常表扬他，村里的其他孩子开始害怕他了，他自己也相信过不了多久他就能在男人们中间出人头地，成为大人物了。他就这样跟着女巫学习一个个咒语，一个个魔法，到他十二岁时，他已经把女巫的大半个家当学到了手。虽说并没有多少真货色，但在一个小村庄里当个巫师也绰绰有余了，这对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来说就更是了不得了。女巫教他学习她在草药和治病方面的巫术，还有她所知道的寻宝、点穴、修补、开锁和揭秘之类的小花招。她把她会唱的关于惊世伟绩的歌谣都唱给他听，还有当年教她的巫师告诉她的所有关于“秘语真谛”的教诲，她也一字不落地告诉了敦尼。一些算命先生和流浪的杂耍艺人，在北坡谷和东树林一带从一个镇子走到另一个镇子，敦尼从他们那里也学到了各种各样的小把戏、小噱头和糊弄人的小魔术。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咒语，使他脱颖而出，证明自己拥有不可限量的潜力。

那个时候,卡尔加德帝国十分强大。帝国由北部海域和东部海域之间的四块陆地组成,分别是卡莱果—阿,阿图安,胡阿胡尔和阿特尼尼。他们说的语言和群岛及其他海域的人都不一样。他们是一个野蛮的民族,白皮肤,黄头发,凶狠无比,喜欢看鲜血的颜色,喜欢闻城镇被烧毁的气味。前一年,他们以红帆船组成的舰队浩浩荡荡突然袭击,进攻了托里克和原本固若金汤的岛屿托黑纹。这个消息传到北边的贡特岛,但岛上那帮老爷都在忙着自己的私事,很少理会其他陆地上遭受的不幸。接着斯皮威也被卡尔加德人占领,一番烧杀掠夺之后被夷为平地,岛民都沦为奴隶,直到今天那个岛上还是一片废墟。卡尔加德人在贪婪的征服欲的驱使下,又接着航行到贡特岛,一共三十条巨大的长船,浩浩荡荡驶进东港。他们洗劫了那个城市并占领了它,又放火把它烧得精光。他们把船留在阿尔河的河口派人看守,然后沿山谷而上,一路疯狂地抢劫、破坏,屠杀耕牛和男人。路上他们分成好几股,每一股都各自找地方去烧杀掠夺。逃难的人把消息带到高地的村庄上。很快,十棵杨树的村民就看见浓烟遮蔽了东方的天空,那天夜里爬上高坡的人们朝下望去,只见山谷里到处烟雾弥漫,映着通红的火光,已经可以收割的庄稼被大火烧光,果园也着了火,果实在火苗跳动的树枝上被烤熟,谷仓和农舍在一片废墟中冒着黑烟。

村民们有些逃进深谷,躲在森林里,有些准备拼死抗争,有些什么也不做,只站在那里放声哀号。女巫也是逃跑的人其中的一个,她独自躲藏在卡波丁崖上的一个山洞里,并用魔法把洞口封死。敦尼的父亲——那个青铜匠留了下来,他不愿意撤下自己的熔炉和锻炉,他在这儿干了五十年的活儿呢。那天夜里他没有合眼,一直丁丁当地抡着锤子,把手头的金属都打成矛尖,跟他一块儿干活的人就把这些矛尖装在锄头和长耙的柄上,时间紧迫,来不及在柄上挖槽,把矛尖牢牢地楔进去了。村子里原本没有武器,只有打猎用的弓箭和短刀,因为贡特岛的山民一向不喜欢打仗。他们所擅长的不是当勇士,他们是因当偷羊贼、海盗和巫师而出名的。

太阳升起时,天空起了厚厚的白雾,这是岛上地势较高的地方秋天早晨常有的现象。在十棵杨树村的弯弯曲曲的小路上,村民们手拿弓箭和刚打好的矛,站在他们的茅屋和房子之间,他们不知道卡尔加德人是在很远的地方还是已近在咫尺。他们都沉默着,目不转睛地望着那藏匿了一切,使人无法辨别形状、距离和危险的浓雾。

敦尼也在他们中间。他在风箱旁忙活了一夜,不停地推拉那两个长长的